

漁光曲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黃

電影小說

漁光曲

張彬女士撰述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裏晒漁網。

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潮水昇。

浪花湧。

漁船兒飄飄各西東。

輕撒網。

緊拉繩。

漁光曲

烟裏霧辛苦等魚踪。

魚兒難捕船租重。

捕魚人兒世世窮。

爺爺留下的破魚網。

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一

東海，充滿着詩情畫意的東海——雪花般的波濤，形成節奏的歌聲，層層的滾着；灰白色的雲，也一朵朵的在空中飄盪；朝霞便從那東方的雲端裏，偷偷的伸出了它含羞的紅潤的臉蛋兒。

在二十年前的某一個早晨。當陽光剛從聳翠的東山上升起來。朝陽映着動盪的激流而交織成斑駁的綿波中，有一隻小小的漁船已在海面上做

他慣例的捕魚的工作，嘴裏唱着悠揚好聽的漁歌——那就是流行於東海，連三歲的孩子都會唱的漁光曲。雖然他們並沒有忘記他們身受的痛苦，但他們却都認為那是命運呵！

徐福，是這裏漁人隊中伍抱定命運論者的一個，他同着他的母親，妻子，就住在漁村的破屋中，和全村人們一樣地都是大船戶何仁齋的佃戶，雖然他們終年胼手胝足，但他們的生活仍是非常的痛苦。

在一個風雪漫天的夜裏，徐福的妻子要產小孩了，外面水灣裏的水是凍成了冰，但徐福却不能不拿着一個水桶去把冰打碎了提桶水回來，在他的破屋簷上冰是凍得有一尺長的樣子，徐福提着水回來就連忙的點起了火在破灶上燒水，接生婆在替他的妻子接生。他的母親在扶着產婦的腰。

「呱呱！」生下一個孩子來了，接生婆忙抱了來洗。

「福叔，恭喜你！這是一個男的，不要響，是雙生呢！」

她說着，把這個孩子已包好了，又跑去接第二個。

「呱呱！」

又是一個，徐福聽了小孩的哭聲，臉上滿含着喜色。

「這是一個女的。」

她母親一頭說，一頭又把小孩洗包好了；把倆個孩子都放到床上，和孩子的母親睡在一起，這時徐福很開心的走到他的妻子床前，安慰她，要她好好的保重些，又慢慢的回到他原來的破灶旁邊，這時他心裏似乎在想些什麼似的，臉上現出一些些憂容來，他母親也很快的走到他的面前，對他說：

「何大戶的船租是再不能挨下去了，現在又添了倆個孩子，負擔是更加重了，這怎麼辦呢？」

徐福聽到這話，腦子裏頓時想到東海上捕魚的可怕，尤其是在這種嚴冬的時節，他於無法可想時，只說了一聲。

「假使真的沒有辦法，那麼！我只好到海上去拚命！」

他母親聽了這話，酸痛的老淚，不由得已滴下幾點。

第二天該到何家去交船租了，但徐福於無可如何時，仍想老老面皮去哀求何家，請他稍等幾天，他決定了這個辦法，於是他就這樣空着兩隻手到何家去了，雖然當他將進何家的大門時，早看到何家的僕役從大門裏很的推出了一個大概也是交不出租的人來，但他終于是勇敢的走進了何家的大門，這時何仁齋把一本仁德堂的欠租的簿子翻了一翻，拾起來，對他說：

「你的租錢還不交嗎？」

「何先生！實在對不住的很，近來天氣又不好，我特地來求你，讓再過幾

天來交的」

他一面哀求，一面連連的小心的恭手。

「天氣不好有什麼關係！我們也是將本求利啊！還有許多人再等着向我要租錢呢！」

「實……實在交不出來；而且我的妻子昨天夜又生了倆個孩子。」

何仁齋聽了這話，就回過頭去看看坐在他身旁的妻子，又看看僕婦手上抱着自己的獨生的孩子，又看了看徐福可憐的面孔，冷笑了一聲。

「哼！你一生就是倆個，比我還福氣，哭什麼窮呢？」

說到這裏，何仁齋便站了起來，把眉一縐，嘴一掀，二邊立着的男僕們早把仍在哀求着的徐福，照前例一般的拖出大門外去了。

徐福受了這一次的污辱與壓迫，和一家人的生活問題不能解決，雖然在應當休息的季節，在絕對不能下海去的氣候之中，他仍舊不能不到海上去掙扎。一天，正風狂浪驟的時候，他却獨自划了一隻漁船到海上去和驚濤駭浪拚命去了。這時，在海上，除他以外，還有一隻漁船，他們是倆個人互助着捕魚的，這當然也不外乎是生活的鞭策所使，——這就是他一望無際的狂濤中的惟一的伴侶了。

風是大得連人都吹的起，徐福的妻子，早被風吹的起床了，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在拉那破碎不堪。污穢得連黑白都分不清的窗簾，想把那陋孔的破窗子遮好。不給風吹進來，結果，和風奮鬥了好久，才達到目的。這時她知道海上一定很危險，於是她和她的婆婆就在家裏點起香燭，雙雙的跪下來，祈禱上蒼保佑。兇湧的波濤，是無情的，逐漸加緊的從他們的頭上直打了下來，

徐福他知道事體是不好了。他于是就大聲的呼救，可是波濤依就是不斷的迎臉打來，他雖然是拚命的與波濤惡鬥，但漁船終於是被它打碎了；就是那一隻船也碎了。他們三人都已落在海裏，徐福是空着手在海裏掙扎，那兩個漁人他們的手裏都抱有漁船的破舢板。兇湧的波濤，仍就是層層的對着他們捲來。這時，在靠岸這邊却來了一隻救他們的漁船。徐福一方面爲着是空手。一方面又因路遠一點。那兩個漁人是得救了。他雖掙扎得離開救船不遠，但忽然又來了一陣更大的波濤，於是這可憐的徐福，終於是被這排山倒海的狂濤吞沒了，吞沒了這一條可憐的生命。

風已平息了，徐福的妻子和他的母親一人抱了一個孩子跑到海邊來等那隻救他們的漁船到來，她倆的眼睛睜得銅鈴般的大，身子在戰慄着。充滿了希望的心靈裏多少帶了些恐慌的成分，漁船隨着微波遠遠的在來了，

這時岸上的漁人們都帶有顫抖的希望的神情，每一個眼光都是一直線的射在這隻漁船上，盼望它快點到岸，尤其是到海上去的三個人的家屬，他們週身的細胞差不多都在顫動着。這隻漁船是到岸了，但是却只不見徐福一個人的踪影，那兩個漁人他們各人都拿着一塊破碎的舢板登岸了，這時徐福的妻母當然早就驚呆了，她們知道是失望了，那個被難的漁人慢慢的走到徐福妻子的身旁，對她說：

「徐福被海濤打的再也找不着了。」

當他妻子聽到這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眼睛立時看不見人，她已昏倒地上了，至于徐福的母親自然也是和她媳婦一樣的傷心，但那不顧人死活的何家的賬房先生還在那裏向那兩個被救起的漁人要船上的破舢板，他說：

「還有些三板呢？」

「給海水不知撞到那裏去了！」

漁人是氣很很的緊握了兩拳在回答他，可是破的舢板依然要搬了還他去。

「唉，這是命運呵！倆個孩子還小。你該想想法子把倆個孩子領大了才是。」

鄰家的婦人們都在苦苦的勸她。從此她就不得不拋下自己的倆個孩子。回到何家去做乳母的工作。她常常想到家裏的一對兒女時，總不免暗暗流下幾滴酸淚。

三

有一天當她正在要吃中飯的時候，鄰家的老太太急忙的跑到何家來

坐在徐媽的一條橙上偷偷的告訴她：

「你的那個男孩子因爲沒有乳吃。現在已病得很重了，你今天晚上就偷回去看一趟罷。」

徐福的妻子徐媽。聽她說到一半的時候。已想到家裏的婆婆抱着孩子的悲苦的情形了。

剛剛要吃到嘴裏去的一口飯也不能嚥了下去。眼淚已不自主的滴到嘴唇邊了。她只沒神似的點了一點頭，表示她晚上一定偷回來一次的意思，這時何家的主婦已站在她的背後了，用手輕輕的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手指着排滿在棹子上的菜說：

「你爲什麼不吃啊？這些菜都是我特地叫人買來給你吃的。爲着要有好的乳給小少爺吃。」

這樣一來，却把徐媽驚醒了，她連忙揩乾了眼淚回過頭去，換上一副苦笑的面孔，望着主婦點了一點頭。但何家的主婦似乎很不放心的，兩手依然的拄着腰站在徐媽的背後，看着她吃了一口飯才慢慢的轉過身去走了。那位鄰家老太婆也趁走了。當她臨走的時候，還再三的叮囑她晚上回去一趟。這一天，一個整天，在徐媽的心裏自然是感到萬分的不安了，只是爲了生活的關係，不能很自由的進出，她思去和主婦商量，可是事實上又怎麼會允許她回去呢？她心裏難過到了極地，她只有決定偷偷地去走一遭了。

晚上，外面的雨下的很大，她爲着自己那可憐的兒子在生病，因此也顧不了這些，她只招呼了何家的一個小丫頭替她看着小少爺，竟拿一把傘從後門偷出去了，一跑到家就把門一推，她看到她婆婆的手裏抱着一個，床上睡了一個，她不問長短的，一隻手在放傘，一隻手却在解衣扣，從她的婆的手

裏把孩子抱了過來，就急急的把乳頭塞到孩子的嘴裏……

這時何家的小少爺已醒了！哭的聲音很大，小丫頭早就在搖籃的旁邊小橙子上睡着了，因此把何家的主婦也驚醒了，她披起衣服，拖了一雙鞋子就跑了出來，一看徐媽不在房裏，她心裏就很高興，當她把自己的孩子抱起來後，便把那小丫頭推醒了，問她：

「徐媽呢？」

「徐媽的兒子生病，她回去看他去了，她叫我看着小少爺的。」

她聽到這話，氣如斗牛的，抱着孩子在懷裏抖着，走着，這樣一來，孩子就不再哭了。

「咚咚！」

徐媽打門了，在後面的女僕開了門讓她進來，她把傘放在樓梯旁邊，心

裏慌的要命，一步一步的輕輕的走上樓梯，走到自己的房門口，駭得鬼樣的偷偷的做賊似的伸過頭去張張看，她看到主婦已抱着小少爺在手，她真駭得魂不附體的在戰慄了，這時主婦把頭一回，很兇的看着她，她連忙的沉着一副不自然的驚怕的笑臉，把兩手伸過去要抱小少爺，主婦却歪着頭斜着眼對她說：

「怎麼我買好菜給你吃，是叫你回去喂自己的孩子的啊？」

「太太。我因為我那男孩子病得很重，所以我才回去看看的。」

「哦！你的孩子生病倒要緊，我的孩子你丟着不問，弄出病來就不要緊嗎？」

她一句都不敢說，又把兩手伸過去要抱小少爺，主婦氣氣的把孩子往她手上一丟，向徐媽很很的斜望了一眼，才回到自己的房裏去。

四

光陰流水般的快，十年悠長的歲月，經徐媽的苦心鞠養，何仁齋的兒子子英，和她自己的女兒小貓，兒子小猴，總算都長大了。小貓長的既聰明，而又活潑；小猴却因爲小時多病，再加着沒有奶吃，竟變成一個痴憨的孩子。子英雖生在那惡劣環境，性格倒很好的，他從小就有憐憫窮苦人的心，他和小貓小猴於不知不覺中做了好朋及。在他每天放晚學的時候，他總得把一天在學校裏所上的功課教給小貓和小猴，因此他們倆人也認識一些字。一天小貓和小猴放羊到海邊去，就坐一塊石頭上洗腳，子英這時已放晚學了。他遠遠的就看到他們倆人，他于是就在那裏叫了起來。

「小貓！」

他叫了一聲，連忙的蹲了下去，躲在一塊高的山石後面，停一刻，他站了

起來，又叫一聲：

「小猴！」

他正預備躲的當兒，已被他們看到了，他於是便很快的從山石後面跑了出來。

「快來！快來！」

小貓招着手叫他，這時他已跑到他們的身邊了，順便就坐在他們倆的中間。

「你今天的書上些什麼了？快教我們！」

小貓很急的拿過他的書來就問。子英却把書搶去，放到兩手的下面，鼓着嘴，點着頭對小貓說：

「不，你唱一遍漁光曲給我聽，我才教你呢！」

小貓聽了這話，含羞似的低了一低頭，才開始唱：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裏晒魚網，

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

.....」

剛剛唱到這裏，下面的一句還沒唱的時候，只聽到有人在大聲的喊他們，他們回過頭一看，才知道是鄰家的老太太，他們三人不約而同的都站了起來，跑到鄰家的老太太的身邊去。

「快點回家去，你婆婆快不中用了。」

鄰家的老太太這樣慌急慌忙的說了幾句，轉過身就跑，他們三人也就糊裏糊塗的飛奔回家，大家都圍在這位生病的老婆婆床邊，病人掙扎着對小貓他們說：

「孩子……你婆婆快不行了！」

說了這麼一句話，已氣喘得像再也接不下去似的小貓，小猴，子英，及鄰家的老太太都在流着淚。

「那末還是設法把他媽叫回來罷！」

鄰家的老太太手指着小貓小猴對着病人說，病人不能多說話只把頭略點了一點。子英聽說要叫徐媽回來，于是他就站起身來走了一步到鄰家老太太的身邊，仰着頭，流着淚，似乎是在哀求的樣子。

「我去叫徐媽罷？」

他說了這一聲，已得到鄰家老太太的同意！他就飛也似的直往自己的家裏跑。這時徐媽正在家裏的客堂裏擦花瓶及架子上的古物，由何家的二爺在監視。子英跑到客堂的時候，四面的一望，看到徐媽，他就急急的走了過去，依然是仰着頭，拉着徐媽的衣服，同時用別一隻小手指着外面。

「徐媽！你的婆婆快不中用了，他們要你快回去呢！」

這一個惡耗傳來，直把徐媽驚得眼睛都昏花了，腿也立不住了，她的身體不由自主的往後一倒，人是跌倒在地上了，架子上的東西也被她撞倒了，地下的痰盂也打翻了，就連何家的那仁德堂的船租簿都淹濕了。這樣一來，早就驚動了何家的主僕們，他們一個個的都跑了進來。何仁齋的手裏捧着一根水烟袋。

「怎麼你瘋了麼，這個古董還是四百年前的東西呢！你打碎了，就是拿

你的這一條命來賠都不夠的，你知道嗎？」

何家的賬房先生一頭拿着打碎了的古物，一頭兇兇的對她說這樣說。

「大概是飯太吃飽了，快替我滾出去！」何仁齋氣着罵她。

「爸爸。徐媽怪可憐的，她婆婆不成了……」子英這樣說着，仁齋只望了他一眼。

「我早就對你們說過了，孩子現在已大了，這種蠢貨好早就叫她滾了，你們却不相信我的話，這好了！」

何仁齋回過頭去望了他的妻子很抱怨的說。

「去把她的東西拿來給她走。」

何妻歪着頭，斜着眼，狠狠的望着徐媽，對另一個女僕講。

這時徐媽就從地上爬了起來，走到他主人們的面前。想去哀求哀求，那

知他們倒把子英一拖不顧三七廿一的毫無憐憫心的回轉身就走了。徐媽的一個小小的破舊的包服已拿了出來，她不得不忍着痛趕快的離開何家，而奔跑回去看她的婆婆。當她跑到她婆婆的床前時，她的眼淚早和雨點般的往下落了，但是她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老是蹲在病人的床面前呆呆的，她婆婆無力的拉着她的手。

「現在我已不中用了，我們的家裏又窮。倆個孩子還小，你要好好的替何家做事，把倆個孩子撫養長大。我死也瞑目了。」

她只是忍着內心的疼痛，在點頭，因為她想到何家的生意已經停去，但她却不能很直爽的對婆婆說明。她婆婆說了這幾句話以後，已上氣不接下氣的雙目一翻，與世長辭了。這時的徐媽真悲傷極了，痛哭死去活來。她幾次要去抱她的死去的婆婆，還是鄰家的老太太很勉強的把她拖到外面去了。

小貓小猴子英當在陪着她，她在痛哭。

鄰家的老太太對她說。

「你也不用哭了，還是到東家去借幾個錢來罷！」

「她說：我剛才就是被他們趕出來的，再也不能去了。」

已含着滿眼的熱淚，搖着頭在回答她，這時的子英，哭得和淚人般的，用一隻膝跪在徐媽的面前。

「徐媽！我的爸爸和母親不要你，我還是要你的。」

說着，從衣袋裏摸出幾塊錢來，遞給徐媽。當然這叫她無論如何都不能收的，她只是噎噎的哭着，把右手去扶摸子英的頭，好像是扶摸自己親生的孩子一樣的慈愛。

「這個我是不能拿你的，你回去要被罵的。」

她推着子英的手，表示感謝的在對他講，雖然子英是很誠懇的哀求她收下，但她終于是不能拿他孩子的錢啊！

「嫂子，你也不用傷心了，還是快點去報告慈善堂，叫他們來收殮罷！」

在她後面的一個鄰家的老頭兒在教她的主意。

「哀！……天呀！……我們的命就這麼的苦嗎？」她更傷心的哭了。

五

八年後，小貓和小猴又租了何家的漁船到海上去做捕魚的工作，來維持他一家人的生活。有一次，他們在海上捕魚，當他倆在用力拉網的時候，小貓很感到捕魚這事業的痛苦，于是她又唱起漁光曲來了。

「……………」

漁光曲

二四

潮水昇，

浪花湧。

漁船兒飄飄各西東；

輕撒網。

緊拉繩。

烟霧裏辛苦等魚踪。

魚兒難捕船租重。

捕魚人兒世世窮。

爺爺留下的破魚網。

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魚是捕到了，船也划到海邊了，這時何子英又在遠遠的地方叫，「小貓！小猴！」

他們倆人回頭看到是子英的時候，都從沙灘上跑了上去，子英拉着小貓的兩隻手，很親熱的，好像是同胞的兄妹，

「少爺！你什麼時候放學回來的？」

小貓很開心的笑着問他，他却好像是有什麼心事的，把拉着小貓的兩隻手縮了回去，兩膀交叉的抱着，眉頭一縐，用上牙咬了一咬下嘴唇，回過頭去望着小貓，

「我早就叫你們不要喊我少爺，你們老是記不得。」

他說得小貓小猴都笑了。

小貓見他不開心，就允許他以後不喊他少爺了。他點了點點頭，就順便

坐了下面的石頭上，想心思似的，不言不語，弄得小貓小猴都莫明其妙。停了一會，他又站起來，就拉了小貓的手，跑到另一塊高的石頭上站着，用右手指着遠在東邊海裏的一隻大輪船給他們看。

「我的父親要我到外國去學漁業，明天就要乘那隻大船到上海去了。」

小猴一聽到這話，不禁淒然淚下，痴憨的猴兒却不知世事的在地上探了一枝野花去插到小貓的一條小辮之上，小貓氣極就打他，但是可憐痴憨的小猴仍舊是笑，並且用手指在小貓的頰上去揩下一滴眼淚。

「嘻嘻！妹妹在哭了！」

小貓氣的又捶了他幾拳，把他捶的跑到又一塊石頭上去蹲着做鬼臉給他們看。這時的子英心裏却十分的難過。

「我希望你以後不要這樣的打他。我一看到他這種情形，我心裏就非

常的難過，他的毛病完全是因爲小的時候，你母親捨了你們去喂我的奶，他沒有奶吃的原故。」

小貓也覺得難過，含着熱淚望子英點頭。

「我到外國去學習漁業，你應該歡喜，預祝我成功才是，怎麼倒反兒哭起來呢？」

子英一頭說，一頭用右手去托小貓的下嘴巴，使她抬起頭來，

「笑啊！笑啊！」

小貓爲着怕子英難過，于是就勉强的笑了一笑。這時那淒婉的漁光曲又從海上飄起；在改良主義者的何子英聽來，也深深的意識到漁人生活的痛苦，而益堅他爲改良漁業而奮鬥的決心。

第二天是何子英出國的一天，他的父親及親友都在歡送他。小貓和小

猴也在海上拚命的划自己的小漁船，靠在遠遠的離着子英所乘的大船岸旁，他們眼睛不轉珠的看着大船，看着送他的人們在向他招手，表示「再會罷！祝你一路順風，學成歸國。」他們兄妹倆在這邊却只是默默的招手，差不多連手膀子都不敢伸長點，恐怕被子英的父親看見了。但不識相的小猴，忽然招着手，叫起來了。當他剛剛伸長了頭頸叫，

「少……」

就給小貓急急的止住他了，

「他父親不許他和我們來往的。」

「嗚嗚！」

氣笛聲響了，子英的船漸漸的開動了。他大概也看到小貓小猴了罷，只是爲着父親在那裏，所以他就不敢和他們兄妹打招呼。這時小貓和小猴也

搖着漁船走了但她却老是呆呆的目送着子英。直等到看不見大船的時候止。

六

一天夜裏徐媽和他的倆個兒女在做着經常的工作織漁網，時已深夜了，小猴沒精打採的在他母親的身邊打瞌睡了，小貓在打着呵氣，似乎疲倦的要命，徐媽看到這種情形，早就知道他們要睡了，於是說：

「不早了，明天再做，我們去睡罷！」

小猴小貓他們因爲太倦了的緣故，所以一上床都睡熟了。這時，徐媽却私目的偷了起來，點起洋燭，繼續的織漁網，天差不多要亮了，徐媽的洋燭也快燒完了，忽聽到外面有擾雜的人聲，而且漸漸的近了，徐媽知道事體不好，急急把漁網藏起來，但是土匪已打破了她的門一擁都進來了。小貓小猴已

被驚醒，母兒三人只擠做一團。可惡的土匪每人手上都拿着火把，逼他們交出東西來，他們只駭得魂不在身的抖顫的，說不出話來；由幾個土匪的搜查結果，把那日夜辛苦織成的漁網搶了去。不明利害的小猴，還要想向他們奪回，結果倒被他們踢了幾腳。土匪們又如蜂擁般的去搶何家去了。

小貓驚魂稍定，望一望她的母親，忽發現到她母親的兩個眼睜得很大，心裏頓時起了恐慌，連忙把母親扶了坐下來，嘴裏不斷的叫着，張開了手在母親眼睛上繞了兩繞，只見母親的眼睛毫無感覺，她真驚得呆了。

「媽媽，你怎樣了！」

悲慘的聲音把她母親叫醒，這時徐媽把自己的五個手指張開在眼睛上繞了兩繞。

「怎麼！孩子，我怎樣看不到你們的啊？我瞎了嗎？」

小貓又把五個手指張開，在她母親的眼前繞了幾繞，果真母親的眼已失明了，唉！這是多麼可痛的事呵！這能不使小貓兄妹痛哭流涕嗎？但事情已不能挽回了，小貓和小猴每天只有更悲愴的仍舊是到海上去捕魚。可憐瞎了眼的徐媽，依然是摸索着在織漁網。

何仁齋他自從受過土匪的驚駭以後，他感到鄉下不是樂土了，他就將管理船戶的事託給他的親信，自己移到上海去居住。當他動身到上海的那一天，他除去把所有的行裝都預備好了以外，並且還把他已死去妻子及朋友梁月波的小照放到箱子裏去，在他的大門外有一部馬車在等他，更有許許多多的漁人站在外面看，大家都在紛紛的談論。

「聽說上海是一個金天銀地的世界，能到那裏去的人真是活神仙呢！」

小猴也是在外面看熱鬧的一個，他聽到這「金天銀地的上海」，不由得打動了他的心，他推開別人就沒命的往家奔。他母親因着有病睡在床上，旁邊坐着鄰家的老太太，小貓正在捧了一碗茶喂她，他不顧什麼的竟癡頭癡腦的孩子般的掀着嘴，扭着頭，玩弄着自己的手。

「媽！我要到上海去呢！」

同時小貓也接着說，

「媽！真的我們在這裏苦死了，不如到上海去找找舅舅，或許還有點辦法呢？」

徐媽只是無力的縐着雙眉，點着頭。

「到上海去這一筆路費從什麼地方來？」

從此，大家只好依然在悲慘的境地中生活着。

何仁齋乘了到上海去的一隻大船。他是坐在外面沿欄桿的一張籐製的椅子上，雪花般的波濤，從遠的地方起，一層層的滾着，溫和的海風陣陣的送來醉人的清香。

到了，金天銀地的上海到了，仁齋的好友梁月波來接他，他們同坐了一部汽車。仁齋蹣跚着腿，理着日本式的小八字行的鬍子，得意的笑，已呈現在他的臉上。他們一路談論着上海的繁華，不覺得已到了一家大旅館的門口了。一間大大的房間，裏面的陳設却十分的精巧而華麗，在房間外面的走欄上，也可以看到聳高偉大的洋樓，先施，永安，幾家大公司高而尖屋頂，上面的紅綠電燈亮得有些叫人眼睛昏花。

「噹！噹！」

「吁鳴！吁鳴！」

電車知汽車，遊龍似的，不斷的來往着；花枝招展的摩登女郎們，和西裝革履的頭髮亮得照見人的時代的男士們，一對對的挽着臂，香豔的在大馬路上來往着，這些，在何仁齋當然是第一次開了眼界，他已看得入神了。在這時梁月波是獨自站在房間裏的棹子旁邊，左手插搭着右腋窩下，右手却只用了兩個指頭托着下嘴巴，上牙不時的咬弄着下嘴唇，兩眼睜得很大，但是直視的，兩隻腳是向上一蹣蹣的，好似在想什麼大心思！仁齋看過了，笑迷迷的走了進來，月波用眼睛一斜，立時換上笑容，望着仁齋，看他伸手過去拿香烟，便連忙恭而且敬的擦了一根自來火給他吸烟。

「在都會裏不競爭就不能生存。」

月波笑着對仁齋說：

「是的，到都會裏來，就是想發展我的事業，這個還得要請你幫忙呢。」

仁齋懇切的說。

過了幾天，月波約了很多的人，來和仁齋商議，開辦一個華洋漁業公司。月波拿出他預先預備好了的一個華洋漁業公司計劃書，真是盡善盡美。仁齋看了一看，略加討論，這個計劃就通過了。

有錢人做事本來是很容易的，不多時華洋漁業公司竟出世了。仁齋所信任的梁月波任了經理，他自己就任了總理，另聘了一位洋顧問，規模宏大，用了許多輪船到東海去捕魚，因此營業異常的發達。

月波有一個愛人叫薛綺雲的，她是常到華洋漁業公司來的，她是早就成爲仁齋的意中人了。一天，她又來華洋漁業公司找月波，這時的仁齋正在化妝室裏修容，不要說身上頭上，衣服上都洒上香水，就是那幾根日本式的小八字鬚子上也打上一些香水；月波也在這室裏，當他在揩手時已從玻璃窗

裏看到薛小姐了，他回過頭去，看了一眼仁齋仍在那裏裝扮，他就大踏步的跑下樓去，和薛小姐親蜜的握了一握手，兩人就手牽手的走到裏面的一個小花園裏去了，仁齋在這時也下了樓，但他只顧在和別人一一的握手，並沒有注意到在花園裏蜜談的他倆，當他經過花園門的時候，月波假裝着不快樂的樣子，薛小姐就再三的問他什麼事，他就指着那邊，坐着的一些公司裏的同人們。

「我告訴你，現在公司裏的大權都操在那一班人的手裏，但只要仁齋信任我就好，可是他已漸漸的懷疑我了，這件事非得要你看穿些——把那件事就趁今天解決了罷。」

月波假縐着眉和薛小姐商議，薛小姐却搖頭，表示不願意。

「假使你真的愛我的話，那你也不用顧慮到我和我的名譽。」

薛小姐就順手在樹上折了一根樹枝在花台上畫了一個♡(心)再在中間畫一個問號(?)表示良心在那裏呢?就把樹枝拿過來,把這心裏的問號,改爲外國字\$ (Dollars的符號)表示心在大龍洋。薛小姐笑了一笑,點點頭,承認了。月波真喜歡的了不得,他想,從此可以達到自己日夜所幻想的目的了。他忙走了出去,看見仁齋坐在一張沙發上看報,忙走進前一步,和他握了一握手,就坐在他的旁邊,鬼鬼崇崇的。

「薛小姐已來了,你們的事最好要快點才好,因爲你的尊夫人已去世很久了。」

仁齋聽到這話,當然是喜出望外,就毫不遲疑的拜托了他。這一來真忙死他了,站起來,又跑到花園裏去和薛小姐商量,薛小姐正坐在一條橙子上。「他已允許了,你怎麼辦?」

「我是允許的，不過我有兩個條件，第一，我的信札的來往要完全自由，第二，我的行動要絕對不受干涉。」

她很驕傲的在數着手指頭，月波却以爲這是一件難事，但是又不能不替她去說，只好硬着頭皮又走到仁齋那裏去。

「她已允許了，可是她有兩個條件，第一要信札自由，第二要行動自由，你看怎樣？」

仁齋想了一想，也就承認了，這時，月波內心的歡喜，又那裏形容得出呢？他笑得連眼睛都閉成一條線了；連忙走到花園裏把薛小姐拖了出來，替他倆介紹了一下。但薛小姐還假裝着害羞的樣子，躲躲藏藏的，好像一個面孔沒一處放似的。月波就連忙領導着坐在那邊的公司同人跑來恭賀他倆了。

「大凡是一個做一事業的英雄，總得有一個美人兒在後面鼓勵，我們今天的酒喫得大痛快了。」

仁齋爲着和一個妙齡少女訂了婚，就跑到剃頭店刮去嘴上的鬍子，又到時裝公司裏去穿他已做好的新西裝。當他回到家裏，坐在一張長沙發上看報的時候，薛小姐帶着嬌媚的樣子，一跳坐到他的身上去了。

「爲什麼從前你看到我的時候，老是躲避着呢？」

仁齋一隻臂挽了她的腰，笑嘻嘻的問她。

「那還不是爲着你那幾根老氣橫秋的貓鬍子！」

她說着就在他的嘴上用手指刮了一下。

「那末你看我現在有多少年幾呢？」

仁齋得意的問她。

「十八歲！」

她把他上下四週都細看了一下才答他說了以後却笑得在仁齋身上打滾，兩人笑做一團了。

七

東海的漁民，自從輪船來捕魚以後，更給了他們一個致命的打擊。那用機器捕魚的大輪船上雖然是一網網的裝滿了各種不同，大小不齊的魚，但小貓和小猴的船上，卻是一網網的空撒，輕輕的把網撒下，用力的拉起來，終于是白費氣力。小貓只有望着空網嘆氣。

「唉，我們這樣恐怕要餓死了。」

她悽苦的搖着頭，對小猴說。心裏已深深地感到生活不能維持的痛苦。當他們兄妹倆回家去的時候，在一條彎曲不平的路上看到一個賣生

山芋的，在削山芋皮，小猴却停住不走了，倆個人就站在賣山芋人的背後，小猴是苦纏着臉，緊緊的束了一束褲帶子，小貓看到小猴的這種餓得可憐的情形，于是就俯下身去，代着可憐憐的聲調問那賣山芋的人。

「請你把這個山芋皮送給我罷。」

那賣山芋的人只斜望他們了一眼，又低下頭去，兩手不停繼續他的削皮的工作。

「我要帶回去給豬吃的。」

「那末你可不可以便宜點賣給我呢？因為我們已有幾天沒吃飯了。」

小貓禁不住的酸淚已流下了，向着那賣山芋人懇求的說，這句話倒說得賣山芋人的心裏有些同情她了。

「好，你拿去罷。」

餓得要死的癡憨的小猴，聽了這話，好似在搶寶貝的，忙蹲下去用兩隻手在地下抓，小貓也跪着用短而破的衣服在兜，差不多連地皮都要掘去的樣子，這才站起來向賣山芋的人點了一個頭，表示謝謝他救命的意思，他們一跑到家，小猴就在破灶上把火點着，小貓去洗了一洗，就倒下鍋去煮，不多一刻的功夫已燒熟了，小貓拿了三個碗，第一碗裝了滿滿的一大碗，是送給她母親去吃的，第二碗也是裝了一滿碗，是給小猴吃的，第三碗只有大半碗，那就是她自己吃的了，當她雙手捧了一碗送到她瞎了眼還在漁織網的母親的手裏時。

「你們去吃罷！因為你們已餓很了。」

「不，媽！你吃罷，那邊還有呢！」

等小貓走到破棹邊的時候，小猴的一碗山芋皮，不但早就狼吞虎嚥的

送下餓肚子了，但是他還是在皺着苦臉說不夠。小貓回頭看看自己碗裏，已少了半碗，一時發恨，就在小猴的頭上打了幾下，小猴受了打，當然是更苦着臉了，這時小貓已想到子英臨別到外國去的前一天在海灘上對她說的話，不覺滴下淚來，在小猴的頭上摸了一摸。

「哥哥！我可打痛了你沒有？」

小猴却轉了笑臉連連的搖頭，

「不，一點不痛。」

這時小貓捧起自己還沒有進嘴的小半碗山芋來，又撥了一些給他吃，自己僅僅吃了一口。

「我看你們這樣還是到上海去找他們的舅舅好，小貓小猴也可以找點工作做。」

這是鄰家老太太在帮着徐媽織魚網，看着徐媽捧了一碗山芋皮吃的時候說的。

「找他舅舅去倒是一個辦法，不過到上海去的這筆路費怎麼辦呢？」徐媽皺着眉捧了一個還沒有吃完了的山芋皮的碗在說。

「我早就替你們想過了，你們還是把這間破房子押丟它，等有錢時再回來贖好了。」

鄰家老太太接着這樣回答她。

八

自從何仁齋走過後，他的這位所謂親信的管理船戶的先生，更加的做威做福了，他不管漁人的死活，總是向他們硬逼船租。這一天他又在逼着漁戶們要租，那些漁戶們只有苦苦的哀求，却不敢說一句硬話，然而他還是不

肯放鬆的要小猴也在那裏他實在不能忍受了他於是就在人叢裏跳了起來，磨拳擦掌的，咬緊了牙齒，連頸子裏的筋都粗了起來，兇兇叫着。

「你們這些人還有心肝嗎？我們都要餓死了，你還要逼錢嗎？」

這樣一來，當然觸惱那位收租的老爺，他提起了拳頭來照準小猴的臉就打，同時又踢了他一脚，小猴已跌倒在地上，但他還惡很很的要再去打，幸好被那些漁人們拉住了。當中一個老頭兒勸改說。

「他是一個痴子，你又何必理他？」

站在旁邊的人也都用手指指着他罵。

「你這癡子！」

「癡子！」

「癡子！」

但是這位收租先生似乎還不乾心的氣喘喘的想再去打他，小貓見她的哥哥跌倒了，忙跑過去把他拉起。這時小猴也氣不過，跑回家去，坐在一張小橙子上，對着一面鏡子在看自己的臉孔，自然自語的，可是他並不知道在他的後正立着罵他癡子的老頭兒。

「我的小猴兒啊！人家都說你是癡子你自己承認嗎？」

他很很的對着鏡子問，老頭兒只在後面搖頭，

「你怎麼會變成一個癡子的，我倒要問問你！」他兇惡的樣子在問鏡子裏的他。

「爲什麼你不做一個好人，却要做一癡子？」

他又繼續着，好似很驚奇的對準了鏡子裏的自己問，並且握緊了拳頭，繃緊了那消瘦得可憐的臉孔，氣很很的照着自己的頭上亂打，亂揪，亂跳，恨

不能打死自己才好。那老頭兒看到他這種樣子，駭得睜大了兩眼很注意的望着他，好似在替他擔憂的，又好似在可憐他。

他打了一頓之後，又似乎可憐自己了。於是又做起母親在哄騙小孩子的慈悅的面孔，

「我的小猴兒啊，你不要難過，人家喜歡你，我總是喜歡你的；——你放心，我總是喜歡你的。」

說着，兩個手抱着膀子，身體扭了幾下，把五個手張開來，做出烏龜的形狀，並且把手指很快的勾動着。

「那些欺負你的人，都是甲魚。」

他這樣在自己安慰自己的。臉上略微露出一點笑容。老頭兒聽他罵人已經在生氣了，恨不得打他一頓，可是一會兒聽他又說：

「頂可惡的就是那個老甲魚！」

這一句話更說得那老頭兒的鬍子都氣得飛起幾尺高，眼睛更睜得大了，拳頭握握的很想打他一拳，正在這時，小猴忽又瘋子似的拿着刀跳了起來，惡狠狠的咬着牙，在東西的亂斫，鏡子也被他斫碎了一塊。

「我非把那老甲魚的頭殺下來當夜壺不可。」

這可真把站在他後面的老頭兒嚇死了，立刻直往外奔，不巧却恰被一個稻籬絆倒了，爬了半天才爬起來。剛剛跑了一步，又被這隻稻籬的繩子絆住腳，又跌了一交。忙了好一刻才從地上爬起來，他仍是拚命的往前跑，這樣却把鄰家的老太太弄得莫名其妙了。但小猴又那裏知道呢？他一個不當心，自己的鼻子倒給刀背撞了一下，他這才丟下刀，仍舊坐在小橈子上，拿了一塊破鏡子照照，用手在似痛似癢的鼻子的下面摸來摸去，血都摸成八字形。

的鬍子式了，他痛得眼睛鼻子嘴，都纏到一道去了。

在這生活無法維持的時候，小貓和小猴却不能不把破屋押給何家，扶着瞎了眼的老母投奔到上海的舅舅家去。一部推柴的小車子就把他們母女三人都送走了。癡愁的小猴不但是沒有留戀故鄉的意見，並且歡喜得幾乎在小車上跳起來。

九

當他們到了舅舅家的時候，就把母親瞎去眼的事說了一遍，他們的舅舅倒很好，立時就把小貓身上背着的一個大包袱拿過去，叫小猴挑着帶去的東西。大家一齊走進了一間小小的草屋。小貓知道她母親已疲倦了，因此就把她扶上一張小床上睡着，轉過身去就和舅舅小猴們到外面去了。預備看看這所謂金天銀地般的上海，但舅舅的四鄰，都是一些矮屋倒牆。

「怎麼舅舅，上海和我們鄉下不是一樣嗎？」

小貓很奇怪似的問。

「不像我們這些人只配住在這裏。」

說着，就拖了他們倆到另一塊高一點地方去，指着真正的上海給他們看。

「舅舅，那些尖的尖，方的方，一個個的窟洞，像白鴿籠似的，那裏邊住的大概儘是些紅毛鬼罷。」

「一樣，是和我們一樣的；不過在那裏的人，穿的喫的都是特別好。但是非得要能拍馬屁，或者做不要臉的事。他們臉上總是裝着笑，心裏難過也要笑，否則就不行。」

小貓小猴都在注意的聽他說：

「像我們這些人到那裏面去拍馬屁是拍不上，只好幹不要臉的事；或者靠罵人來生活。」

他很得意的在繼續不斷的說。

「怎麼！罵人也可以生活嗎？」

小貓很警異的問。

「上海人就是這個臘燭脾氣；最奇怪的還有聽罵人聽成癮的呢？」他點着頭搖動着身體在說。

「嘻嘻！我罵人還要挨打呢？」

小猴癡笑着說。

「那是你沒有罵着人家的癢處，你們明天到我的自由舞臺去看看就知道了。」

談了一刻他們仍就走進草屋裏去了，大家都站在徐媽的床面前。徐媽把小貓的手慢慢地拖到自己的身上去，扶摸着她的手背說：

「我看你舅舅的家境也不見得好，你們還是去找點工作做罷！」

小貓只是點着頭。

第二天他們看到一家工廠裏招機器間的男工十五名，搖紗間的女工十八名，于是就在翌日的早晨，跟着他們的舅舅去報名了。因為失業的人太多的原故，小貓和小猴都落選了，他們三人垂頭傷氣的走了回來。

「你們的工作找好了嗎？」

徐媽在問小貓。

不識事的小猴，苦皺着臉，一隻手摸着右膀子，預備將剛才在工廠裏被那工人拉一把的事說出，却被小貓急止住了。小貓不敢把實情說出，自己的

心靈裏雖然充滿了悲哀，但還得隱瞞着瞎去雙眼的老母。

「已找到了，明天就要去上工了。」

小貓說了這話，就把頭回過去看了一看舅舅的面孔，舅舅却氣忿忿緊抱着自己的兩個膀子，把頭很不高興的往上一抬，只顧來往的走動。小貓早就知道他是在不開心。她剛才說的話，可是她沒有好的法子再去安慰她的舅舅。這時，她的母親卻歡喜得眉飛色舞。

「你們有工作，我也就放心了。」

在她枯瘦的臉上充滿了喜悅的歡笑。

爲了生活逼迫的，小貓小猴他倆于無法中，只有背着破蒲包做的口袋，到各處去檢垃圾。當他們在一處滿堆着垃圾的地方拾零物的時候，其中另有一個窮小子卻伸手過來，無聊的摸小貓的面孔。

「你們看，這不知那裏來的兩個窮小子，倒生得怪干淨的。」

說着，又摸了她一下。她只用力的一推，把他推倒，自己却拉着小猴就跑。跑到一間高大的洋樓外面的垃圾箱邊，她就在箱裏拿了一把泥對臉上擦，並且也替小猴擦了兩把。原來住在那邊洋樓裏的就是仁齋，這時正是他同他的妻子薛小姐在鬧玩笑，薛小姐在擦粉，仁齋坐在她的旁邊，一個不留神，仁齋的鼻子上已被她撲了一塊白粉，好像是大戲上的奸臣。他背了她吃着香檳，她却早就看到了，她立刻轉過臉來，但他所拿的瓶和玻璃杯子的倆手已很快的放到身後去了。狡滑的她，只是伸着手，點點頭，騙他拿出愛她的仁齋，本來就是和她開玩笑的，見她這樣懇切的要，自然把杯子拿出遞到她的手裏。她喝了一口，就照準了他的臉上。

「哺哺！」

一吐，吐得他連眼睛都睜不開的樣子，滿臉的香檳酒直往下流。同時她又在他的背後的另一隻拿着瓶子的手上，把瓶子也搶了過去，從樓窗上往外一丟，恰巧丟在那正在拾垃圾的小猴的頭上。幸好他頭上還戴着一頂破草帽，因此頭沒有打碎，但人已打昏了。小貓這時並沒有顧及到她哥哥，只在和另一個拾垃圾的小孩在搶這個酒瓶。

「謝謝你給我罷，我家裏還有一個瞎了眼的老母在等着我養活呢！」小貓一手拉着瓶，一面在懇切的哀求他。

「你家裏不過就是一個瞎了眼的母親，我家裏還有一個瘋癱了的母親和一個被機器札斷了腿的父親在等着我養活呢！」

小孩子很可憐的鼓着嘴說。這時昏過去的小猴已醒了，他不問三七廿一的站起來拚命的就在這孩子的手上去搶，一個不當心，手一鬆瓶子飛也

似的從他們的頭上跳到地下去了，跌了一個粉碎。小孩子不由得傷心的哭了，小貓被他這一哭，却大動其憐憫心，從破蒲包的口袋裏找出一個香烟罐子來給他。他們自己就把地上的碎瓶拾起來，跑到他們舅舅的自由舞台那裏去了。當他舅舅在唱着紹興調。

「假摩登，摩登少年多……可憐大好青春虛渡過，老來變成個醜駱駝。」

「假摩登，摩登少女多……可憐大好青春虛渡過，老來變成個老天魔。」

當他唱到這裏的時候，小猴因着一個小瓶子從口袋落在地上，一腳踏上去，却跌了一大交，引得看衆們都拍手大笑。

「這個窮小子，天生了一副尷尬的面孔，假使做起戲來，一定比這老隊

伙來得有意思些。」

這是觀衆們的說笑，但這却打動了他舅舅的心。回家後，舅舅就在屋子裏教小猴做戲，倆人背對背的，他舅舅的屁股一動，他的嘴裏就得要唱。

「吁——呵——呵——呵！」

他苦皺着臉在唱，稍停了一刻，他舅舅的屁股又動了。

「吁——吁——吁——呵！」

他哭了，喉嚨裏已不能再唱了。這時瞎了眼的老母和小貓兩人正坐在外面織魚網，她聽到小猴在唱，歡喜的對小貓說：

「上海究竟是個好地方，你看小猴兒都開心的多了！」

說着，忽然又收起笑容，嘆了一口氣，搖着頭，繼續的說：

「可惜我的眼睛已看不見了，否則我每天跟你們到工廠裏去，看你們

做工，我也和你們一樣的高興呢！」

小貓聽到這話，正如刀刺般的痛，眼淚已不自主的掉下來了。但是雙眼失明的老母，又那裏知道這其中的黑幕與悲慘呢！

小猴仍舊在跟着舅舅學戲，倆人拿着棍子在學大戲上的對打，一個不當心，他舅舅的棍子打痛了他的手，他又苦纏着臉要哭了一會兒又學翻斤斗，愚笨的他，翻來翻去都翻不好于是又哭了。

他們的戲已唱完，兩人就走到徐媽跟前來，這時的徐媽又開口了。

「小貓她從小就會唱我們那裏的漁光曲，她唱起來真是怪好聽的呢！」

她很快活的笑着說着，並且推推她身旁坐着的小貓，叫她唱一曲給舅舅聽。這在他們賣唱的舅舅聽來自然是喜出望外了。但可憐的小貓，却只有

含着酸淚在唱。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裏晒漁網，

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

.....

.....

.....」

第二天他們跟着舅舅到自由舞台去了。小猴和他舅舅倆人合演昨天在家裏學好了的戲。小猴因着跌了一個筋斗，在坐地上哭了。小貓跑過去攙

扶了他，引得觀衆們都大聲的笑起來。這時，警察來干涉了，觀衆們自然是都走了，他舅舅只嚇得替警察老爺作揖，小猴忙丟下東西跑了，小貓拿了一張小橈子戰兢兢的望了望警察，從他們的身邊偷偷的走過去了。從此他們就瞞着盲瞽的老母，終日的跟着舅舅到馬路邊的自由舞台去演唱度日。

十

何仁齋雖然做了華洋漁業公司的總理，但一切的事權却操在洋顧問和經理梁月波的掌握中，無疑的地，何仁齋僅是像傀儡一般地受他們操縱而已。

何子英已學成歸國了，由華洋漁業公司裏的經理梁月波與洋顧問他們去迎接的，子英下船當然一一和他們握手，言歡了。

「這次你的歸國，當然一定有很好的幫助，對我們中國的漁業上」

洋顧問對他說梁月波好似怕他再說什麼話的，連忙望着他丟了一個眼色，于是大家就上汽車回到華洋漁業公司裏去了。當子英看到自己父親臉上的鬍子沒有時，已經很奇怪的了，同時又看到一位很摩登嬌豔的少女一扭一扭的走了過來，他只有木偶似的望着她，在這時仁齋開始介紹了：

「這就是你的新媽媽！」

子英好像很難爲情的望着他的新媽媽深深的鞠了一個躬。正好僕役捧着茶來了，子英拿了一杯茶，不知如何是好，只送往嘴邊一口口的喝。站在那邊的梁月波却望着薛小姐在恨命的擠眼，他們倆人只是你一眼來，我一眼去的在丟眼色，打他們的暗號，恰巧給子英在鏡子裏看到了。這時他已明白他父親一定上當了，因此在他當華洋漁業公司的會計師時，他就很注意的看他們公司裏所有船隻及各機器的圖樣。的確被他發現到公司裏很多

舞弊的秘密了他只是氣得捶桌子，他決定非得他親自出去調查不可，于是他就走到他父親那裏，對他父親說：

「我看公司裏一定有很大的黑幕。」

當他說到這裏時，他的新媽媽薛小姐已站在他們背後的布帘子外面偷聽了。

「據我最近的觀察，我們公司裏所有的機器與船隻都在市價的兩倍以上！」

他父親聽到這話時，已有些急了，後面的她却更進了一步在偷聽。

「那末怎麼辦呢？」

仁齋很焦急的問。

「這祇有讓我明天親自到漁場上去調查。」

這時他父親只點了一點頭。

十一

這天小貓小猴是照例的跟着他們的舅舅在馬路邊上的自由舞台演唱。舅舅在拉胡琴，小貓在唱漁光曲。

「……………」

……………」

潮水昇，

浪花湧，

漁船兒飄飄各西東；

輕撒網，

緊拉繩，

漁光曲

漁光曲

烟霧裏辛苦等漁踪。

.....

.....

.....

當她唱到這裏的時候，正值子英的汽車經過，那在東海常聽見的漁歌——漁光曲——隨風淒怨地飄入了子英的耳鼓，他不由自主的招呼了車夫把車子停下。他跳下車來，就尋着這聲音，把圍着聽唱的觀衆們推開，自己却擠進圈子去。他看到小貓眼淚滴滴的在唱，他的心裏非常酸痛，這時小猴看到他了，于是就歡喜得跳了起來，唱着漁光曲的小貓和拉着胡琴的舅舅都被他驚住了。當小貓看到子英時收不住的淚泉直往眼眶外奔流，舅舅自然是莫明其妙的，也把眼鏡兒除去走進前去把他上下的一看，觀衆們早都

走去了。子英拉着她的倆手很悽慘的問：

「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小貓抬起頭來望了他一望，哭得和淚人般的，一噎一噎的說：

「我的母親的兩眼已瞎了。鄉下實在不能……」

「鳴——鳴——鳴——」

在她還沒有說完時，輪船的汽笛已響，立即就要開船，子英指着這隻船告訴她，就要乘這船動身了。這時跟着子英一個僕役也來催他了，他不能不馬上離開她了，于是就從口袋裏掏出一百塊錢的鈔票給她，並且問了她現住的地址。

「等我回來時再來看你罷！」

他說了這句話就走了。

當小貓小猴和舅舅驚喜交集時！街上忽然發生了重大的劫案，那是一
引銀行的被搶車，馬人，像狂潮般奔湧，尖銳的警笛恐怖地在空中飛囓着。警
士們追過去，追過去，鎗聲乒乓地響着，——舅舅中流彈倒地，小貓和小猴因
爲行色張惶，和手上拿的百元鈔票的原故，被警士認爲是嫌疑犯而被捕去。
這時他們的舅舅只有用力的掙扎着，從地上爬了起來，忍着痛一步一步的
走進了紅十字會醫院。

一切在舅舅的眼睛裏都看的明白，但是他傷了。晚上他從紅十字會跌
衝着回到家裏，那瞎了眼睛的徐媽，還當他是放了工回來：

「怎麼小貓小猴還不同來啊？他們又到什麼地方去玩了？唉！上海究竟
是個好地方，這也難怪他們高興！」

「嗯……」

舅舅忍耐不住，不覺發出這樣一種哼聲。

「我看你好像疲倦的很，你去床上趟一刻罷；」

徐媽只以爲舅舅是疲乏了，所以仍舊笑嘻嘻的說。他把燈點着拿到後面的一張桌上去了。

時候一刻一刻地在移動，舅舅的創傷，跟着也漸漸的劇烈起來，使他不能忍受。他在睡夢中錯亂的嚷叫着：

「警士們，不要捉那兩個可憐的孩子！……」

這一聲，把徐媽從夢中驚醒，戰慄的爬了起來。這時舅舅自己也醒了，覺得嘴裏乾得了不得，不覺又喊了。

「我要水喝！」

徐媽聽到這種呼嚷聲，可憐她慌了，她感到像晴天打了個霹靂，她立時

抖抖的拿了一把茶壺，摸索到舅舅的床前去，却不料把放在桌上的一盞洋油燈被她帶翻了，洋油完全翻在地下堆着的草柴上，火！火！燒起來了！猛烈的燒起來了！舅舅忍受着疼痛的創傷，想掙扎起來，可是他再也爬不動，瞎了眼的徐媽當然是更不知方向了，他們那種慘銳的呼叫聲，震動了天地，終於是先後消滅在冲天的烈燄裏。這時的小貓小猴却正在監獄裏哭喊着。

「媽呀！——媽呀！——」

十二

當子英走後，仁齋的新太太薛小姐却非常的焦急，一天他和梁月波在假裝着看報的樣子，倆人私下裏在用鉛筆互通言語。仁齋坐在他們後面的五步遠的一張椅子上。只注意到報上的消息，並沒有注意到他們。薛小姐在一張報上寫道：

「子英已到漁場上去實地調查了，假使破了我們的秘密，將怎麼辦呢？」

她寫好後，裝着笑，「哈哈！你看這段新聞多有趣啊。」說着，就遞了過去。月波順手就接了去看。仁齋這時恰正走過來拿香烟吃，月波忙把這張紙背到後面去。見他伸手拿烟時，月波就替擦一根自來火，仁齋只點了一點頭，含着烟回到自己的地方，仍就坐下繼續的看報。于是月波也寫了一行字：「三十六着×××」遞了過去。在這時，女僕拿了一封信進來，薛小姐看到了，便招了一招手，女僕把信交給她了。她一看，却嚇了一跳。原來這是一封電報，一封子英從漁業場調查得實際的真像的電報；他這電報是發來給他父親的，不巧正落在她的手裏，內容是：

「……………速將經理月波扣留……………」

這位薛綺雲小姐本來就月是波的羽黨，她偷偷的回過頭去看看，仁齋沒有注意，于是她又假裝着狂笑。

「哈！哈！哈！你看我的女朋友寫給我一封開玩笑的信！」

她笑着，把電報又遞給月波了，仁齋被這狂笑驚動，覺得有些新奇似的站了起來，走到他們的面前，月波立刻把那着電報的手背到身後。仁齋向他的妻子要信看，他忙從月波的手裏把電報搶到自己的手裏，擠做一團的也背在身後，身體一扭一扭的放出媚人的嬌態，手一推，把仁齋推走了。她於是又走到原來坐着的桌子邊上，拿起鉛筆來就在報紙上將載着亞洲皇后號船的廣告盡了一個直線有力的望了月波一眼，月波輕輕地點了一點頭。月波順便拿過鉛筆，畫了一個心，裏面畫了一個問號，薛綺雲照他前次的辦法也在這心的問號上改成一個「\$」日期，也在他們筆談中決定了，就是當

天晚上，月波於是就將公司裏所存在三家銀行的款子都提出了，晚上薛小姐提了一隻皮箱悄悄的和月波乘了一部汽車，席捲而逃了。

第二天早晨，仁齋起身後，女僕捧了一杯茶給他，他伸了一伸懶腰，打了一個呵欠，伸過手去接了茶。

「你的太太昨天到王公館裏去還沒有回，你去招呼車子去接她。」

他說着就喝了一口茶，坐在身旁的一張椅子上。頭一低，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書，在書裏夾有一封信，但只露了一個角，他順手把信拿出一看。

「仁齋先生親啟——雲留。」

他忙睜大了兩個眼睛，手有些顫抖了，當他看到裏面的信時，他更慌了，全身都在戰慄了，信的內容是：

「仁齋先生：——從此別矣，請公保重！——雲上。」

正在這時，電話又來了，他抖得站都站不起的樣子，一步步的走上前去，拿起聽筒，就放到耳邊，他聽到：

「梁經理留了一封信，他是走了，三家銀行的存款，都提走了……」
他抖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只是含糊的仰着頭，眼睛翻翻的答着。

「呵！——呵呵！——呵！」

這時，他又聽到洋顧問說：

「仁齋！這事你要負完全責任，——」

他差不多已要昏過去了，無力的把聽筒掛上，一跌一跌的扶摸着自己的頭，剛走了兩步，他手上拿着的吃香檳小玻璃子已落到地上打碎了。他走到棹子邊，恨命的捶了兩下。棹子，借洩心頭之忿。

法律是保障民權的，在開庭時，法官宣判「真凶還押，小貓小猴却無嫌疑。」——小猴不懂法官的話，轉過臉去問小貓：

「他說的什麼，我不懂嗎？」

他怕得要命的樣子，小貓只望了他一望。法警輕輕的推了他一下，要他注意聽莊嚴的法官繼續宣讀判決書：

「——物證發還，開釋。」

小猴聽到這話忙跑了下去，替法官磕了一個頭，小貓正預備下跪的時候，却被法警拉着走了。

他們倆一出了法院的大門，快活得什麼似的，連走帶跑的談笑着，並買了許多的肉包子在手裏。當她走到一家肉店的門口。

「我們多買點好的東西帶回去給媽媽吃，她好久沒有好東西吃了。」

小貓說着，就進去買了一些，小猴拿着肉，小貓捧着一些肉包子，兩人直往前跑。將近跑到家的時候，看到許多人圍在那裏，房子已燒了，像是剛剛才失火的，她停了一步，看了一眼，心裏有些跳動了，她推開圍着的人們，硬擠進去。

「你的媽媽和你的舅舅，都燒死在這裏面了。」

他們聽到這個意外的消息，頓時手上拿的東西都翻了，傷心絕望的哭個不休，不顧一切的直往燒坍了的瓦堆裏攢。站在旁邊的人，都在拚命的拉他們。這時恰巧子英從漁場回來，他應着前約，來看小貓的。當他看到許多的人圍在一塊火燒過的地方，又聽到小貓小猴悽慘的哭聲，他知道不好了，他擠進去一看，小貓正在拚命要往這火堆裏跑，他一把拉住她。小貓看到是子英，就站了起來，氣忿忿的把口袋裏的鈔票都掏了出來，遞給子英。

「謝謝你我不敢要這個——」

她硬強的遞到子英的手裏，這子英當然是莫明其妙了，同時，她又嗚咽的哭起來，子英對她說：

「你們跟我回家去罷，這裏等一刻我叫人來收拾。」

小貓小猴經衆人的苦勸，才勉強的跟着子英乘他的汽車一同到他家去了。進了大門，子英叫他們倆暫在樓下的客廳裏坐一刻，自己却急急的跑上樓去找他的父親。

十四

剛巧他們兩人還沒有坐定，子英的父親仁齋，正裝滿了肚子的憤怒從外面回來。他看見到這倆個哭喪着臉的髒孩子，好像他一切的氣都要發洩在他們的身上似的，拿起手杖來就沒頭沒臉的打，他們嚇得小鬼一般的直

往外奔。子英聽到這種聲音，就急急的跑下樓來，對父親說：

「這是徐媽的兩個兒女，徐媽已被火燒死了，現在你把他們趕出去，不是逼他們死嗎？」

他說了這幾句話後，就拚命的追了出去，他父親雖然在喊他，預備告訴他家裏的事，他頭也不回的跑出門去追他們回來。這時門口剛剛送進來一份晚報，報上把仁齋的醜史都宣佈出來，並且把他的照片也大登在報上標題是：

「華洋漁業公司總經理，嬌妻，與梁月波經理捲逃，——破產——」

他看了這個消息，氣的把報紙撕碎，垂頭喪氣的走上樓去了，拉自己的頭髮，捶自己的頭，好像發瘋似的。走到三面都是鏡子的梳妝檯前，照了一照自己灰白色的面孔，提起顫抖的手在臉上摸摸。又把放在上面的他與新妻

子薛綺雲小姐的一張兩人合拍的照片，拿到眼睛上看了一看，這時在他的腦子裏只一幕幕的映着他過去與梁月波的種種，他痛悔極了，他把手裏的照片對準鏡了子攆去，把三面大玻璃的鏡子都打得粉碎。在這嚴重的刺激之下，他悲忿的把抽屜拉開，把裏面藏的一把手鎗抖抖的拿了出來，對看自己的腰部，來結束他自己。

在這時子英已把小貓小猴追回來了，他們剛剛站定腳，子英正預備上樓去，對小貓他們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到樓上。

「乒——」

一聲鎗響，三人駭了一大驚，子英大踏步的飛跑上樓，一看父親是躺在長沙發上，嘴裏流着鮮紅的血，他就倒在父親的身上痛哭，他把手拿出一看，五個手指上已染滿了血，知道父親是無救了，他永遠的離開世界了。

十五

家破人亡以後的子英，雖然他滿具着改良中國漁業的雄心，但他最後是明白了：這雄心在他手裏終于不免是一場幻夢。於是他帶着小貓小猴到漁船上去工作，小貓在管弄繩子的機器，小猴幫着工人們拉網，子英是指揮者。羸弱的小猴，因為先天的不足，知後天營養的缺乏，再加工作的勞苦，已漸漸的病了一天，在拉網的時候，他實在不能支持，用力又太猛了一點，竟忽然蹣倒在地，爬不起來了。小貓忙丟了工作來看，子英也來了。

「快去請醫生！」

子英叫另外一個工人去請，不多一刻船上的醫生來了，他把聽筒放在小猴的胸口去聽，他斷定他已無生望，只搖搖頭望着子英，不肯下藥就去了。

「哥哥。你心裏覺得什麼地方難過啊？」

小貓湧着淚問他，但這痴憨的小猴，他是全不知道，無力的搖着頭說：

「不一點沒有什麼，我躺一刻就會好的。」

眼睛睜得大的有些怕人，他還舉起他顫抖的手來摸摸小貓的臉。

「嘻——嘻——妹妹你哭什麼？」

他又轉過手去摸摸子英的臉，

「嘻——嘻——少爺你也哭了嗎？」

停一會，又說：

「妹妹，你教我唱的那個漁光曲我快會唱了，你再唱一遍給我聽，好嗎？」這時小貓點了一點頭，抱着她的哥哥在懷裏開始唱了。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裏晒漁網，
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潮水昇，

浪花湧，

漁船兒飄飄各西東：

當漁光曲淒怨地再度飄上東海不到一半的時候，小猴已撒平瞋目了，子英看到了，他想喊小貓，但是他又怕驚了她，這時，子英癡望着死者和浮在天邊無數的漁船，眼淚不禁從他臉上掛下來，然而船上還是在工作，一刻不停地在洪波起伏的東海工作着。

小猴是死了，但抱着他的小貓還沒有覺察到，她看他閉了眼睛，她只搬了他的頭搖了幾搖，但仍抱着他在懷裏，臉靠着他的臉，繼續的淒怨婉轉的

流着淚唱下去

輕撒網，

緊拉繩，

烟裏霧辛苦等魚踪。

魚兒難捕船租重，

捕魚人兒世世窮，

爺爺留下的破魚網，

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編後記

漁光曲一張影片，轟動了整個的上海，整個的中國。

姊妹花的賣座，在一家電影院繼續開演的日期的久長，已經是空前，已經打破了世界影片的紀錄，可是漁光曲還要跑上姊妹花的前面，使姊妹花不能「專美於前」，而且「瞠乎其後」，我們看漁光曲在金城大戲院繼續開演八十餘日，天天擁擠，場場客滿的盛況，真是有些驚異，為什麼漁光曲有這樣的魔力！

我們平常對於電影感觸，最不滿意的就是「取材」。神仙鬼怪，固不用說；就是江洋大盜，也未必有可取的價值。寫愛情，不能打破老套；寫歌場妓館，又難免落入窩臼。所以演來演去，實在找不出幾張富有社會性的偉大的影片。就是幾本具有些微鬥意戰的影片，也不能脫離淺薄的毛病，所以號召力，

感應力始終不大，至於摹仿美國好萊塢公司的產品，玉腿橫陳，狂歌狂舞，不但因財力與才力缺乏，等於乳兒學步，而且也與中國的社會不相適應，中國不是黃金國家的美國啊！

其實，我國有一部份富有生命力的材料，如果能夠好好選用，不但在我國是偉大的收穫，也是整個人類一個偉大的出產——這就是我國的鄉村，鄉村中的生活。因為我國的鄉村，在帝國主義者，軍閥，舊禮教，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土匪，天災，迷信……種種剝削與摧殘之下，已陷于極悲慘的境地。這種悲慘，乃人類最辛酸，最傷心慘目之一頁。如果利用這種材料，就可以產生極悲涼，極偉大的空前未有的大悲劇。

人道，狂流，能夠抓住這一點，所以能夠製造出那樣兩部富有感應力的影片。姊妹花的成功，大部份靠胡蝶女士等一班演員的表演技術，在取材上

實在沒有什麼大價值，可是也一半立足於農村。

在這裏，最成就的一部演片就是漁光曲。

漁光曲在取材上以鄉村爲中心，雖然後來也跑進都市，但已經過了重要的交點——在鄉村，徐福已死了，徐媽的眼睛已瞎了，小猴已變成癡癲的孩子了——而且他能抓住幾個要點，一、父母爲子女犧牲，子女爲父母苦鬥；二、迷信命運；三、漁民陷於極境有三個原因，船租太重，機器漁船的壓迫，土匪的擾亂。

有人說，漁光曲未免太悲慘一點。其實，這是現實社會，現實社會如此，我們能夠叫他不暴露嗎？用理想來美化現實，是貴族文藝，這種文藝，只配睡在「象牙之塔」的人去消受，不配我們生長在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下的平民大眾去欣賞。我國舊的戲劇，舊的小說，雖然也有不少「公子落難，小姐討

飯」的描寫，但結局總要弄一個大團圓。有兩部比較進步的，比較富有實現性的小說，既不願將現實澈底暴露，也不願意用理想來美化現實，於是付之一夢，如紅樓夢、水滸和西廂記等後來人看了不痛快，還要把它續下去，大團圓。這對於現實有何補益呢？所以我們並不嫌漁光曲太悲，因為它抓住了社會的核心，現實的真相。

又有人說，很奇怪，為什麼國人這樣歡喜看悲劇？出了錢，買了傷痛，流眼淚，值得嗎？這未免太功利論很了，我國人民處在重重災難，重重壓迫之下，國土淪亡，社會紛擾，凡屬有血性的人類，誰不同聲一哭！妻離子散者不必說，就是中上等的家庭，就能夠「老者遂其生，少者遂其長，壯者遂其志」嗎？誠如林覺民烈士所說：「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凡屬有知之羣，處

在這種環境中，能不痛哭狂歌狂舞，也未始不是「聊以代哭」而已！歡喜看漁光曲，歡喜哭，又何足怪！

總之，漁光曲是一部抓住社會核心，動搖人們心靈的作品，所以有這樣的成就。不過我們仍不承認漁光曲已登峯造極。因為拿我國現有的空前未有的慘劇的環境做材料，還能產生更深刻，更偉大，更成功的空前未有的大悲劇的作品！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五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撰述者 張彬女士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電影小說
漁光曲

112342
6

